

重读契诃夫

Перечитывая Чехова



[苏] 伊利亚·爱伦堡 著
童道明 译



重读契诃夫

Перечитывая Чехова

[苏] 伊利亚·爱伦堡 著 童道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契诃夫 / (苏) 伊利亚·爱伦堡著；童道明译。

- 北京：京燕山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402-5147-5

I . ①重… II . ①伊… ②童… III . ①契诃夫 (Chekhov, Anton Pavlovich 1860-1904) —文学研究 IV . ① 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8253 号

重读契诃夫

[苏] 伊利亚·爱伦堡 著

童道明 译

责任编辑 / 尚燕彬 朱 菁

装帧设计 / 小 贾 张 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苇子坑路 138 号嘉城商务中心 C 座 邮编 100079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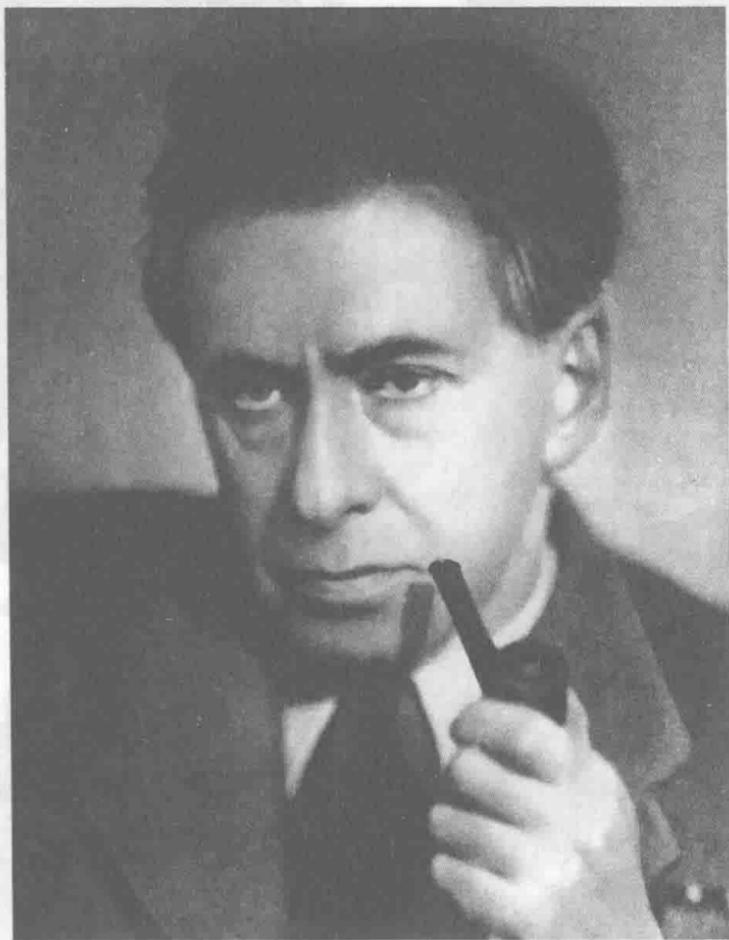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76,000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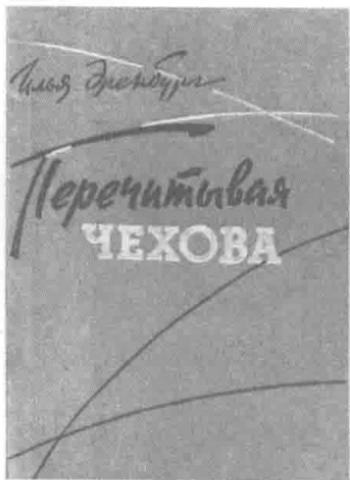


伊利亚·爱伦堡 (1891—1967)

俄罗斯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多年从事记者工作，一生著书甚丰，两次获得斯大林奖，曾被推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我国文学界有很大影响。

我一生一世都怀抱着对契诃夫的爱……

——伊利亚·爱伦堡 《重读契诃夫》



《重读契诃夫》初版书影



1960年，苏联纪念契诃夫诞辰100周年发行的纪念邮票



2010年，俄罗斯纪念契诃夫诞辰150周年发行的纪念币



契诃夫在莫斯科新圣女墓园的墓地



20世纪末，为纪念契诃夫，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始以契诃夫命名



A. Chekhov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

俄国作家、剧作家。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的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等迄今仍是世界戏剧舞台长演不衰的剧目。

15.3.29 日 童道明译于北京
“重读契诃夫” DATE

I. 生在雅斯纳亚·波列叶耶纳的托尔斯泰
舅舅，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豪与羞辱。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之下不走他的豪爽为主毫
不得体的遗嘱。这甚至基于他崇尚的对于内心
谦卑的信仰。然而，他选择的墓地是致
谦卑的：托尔斯泰墓穴大月桂。

契诃夫是个谦逊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至
极保守理念之接近谦卑：他生性谦虚，他
从不认为自己是位预言家，是位炼师，或者
没有大师级的自我感觉，他从来没有自己
高人一等的意识。他似乎持与时代的生性差
得有关，而更主要的是，他谦虚。他谦虚是
地、坚毅地与他认识自己的缺点斗争，但他
无需与骄傲打交道，因为他的骨子里就是。他
躲避荣誉。1889年（那年正好，距离译文29
岁）他亲自被寄往，意外地遭遇了他的一位人
——著名的作家。契诃夫律师式地进了这家军
医的运动室——都为面对的宽阔的操场，契诃
夫对这位作家说了一番。他写道：“先生一
位光荣的深邃灵魂的光泽，闻了闻语言巧妙
的香味：声誉没有冲昏他的头脑，相反，
加强了他对自己的作品的价值的怀疑。

他对自己不仅谦虚，而且几乎不会情感的
表达

童道明翻译《重读契诃夫》手迹

把契诃夫给予我的感动，通过我的写作与译作传递给别人，
使其他人也有了走近契诃夫的兴趣，这也是我的一大人生快事。

——童道明

我读《重读契诃夫》

——代序

我与契诃夫的相遇是在 1959 年，那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读三年级，同时也报名进了为时一学年的“契诃夫戏剧”进修班。这个进修班的指导教师是拉克申，他很年轻，也极有学问，后来成了著名学者，还担任了苏联契诃夫学会的主席。

拉克申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让我们相信，契诃夫是一位与我们现代人的心灵相通的经典作家。他是这样开始向我们介绍契诃夫的：

“契诃夫的剧本里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反面人物的。但也有他不喜欢的剧中人物，他不喜欢心中没有痛苦的人。他相信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是永恒的，他喜欢的人物都是因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痛苦着的。”

这太有启发性了，因为他一下子就破除了当时还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简单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

学习了一年之后，我当真爱上了契诃夫。而就在这 1960 年，我在莫斯科大学的书亭买到了刚刚出版的《重读契诃夫》。爱伦堡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说：“我一生一世都怀抱着对契诃夫的爱……”当我读到爱伦堡的这句自白时，就意识到，爱伦堡也将是一位我可以引为知己的老师，他的这本《重读契诃夫》是值得我珍爱的一本书。

可以说，最早是拉克申，继而是爱伦堡牵着我的手走近了契诃夫。而 10 年前的一天，我终于决定将这本给了我很多教益与感动的书翻译过来，还在记录我译文的本子上郑重地写明：2008 年 3 月 29 日开始翻译爱伦堡的《重读契诃夫》。

二

爱伦堡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既写诗歌，也写小说、战地札记、时政评论；“二战”后成了社会活动家，出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周游列国；到了晚年，又回归书房，潜心写作，写出了两部独具一格的作品：《重读契诃夫》和《人·岁月·生活》。这两部作

品都可称为他告别世界前的绝笔之作。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第三卷开头说：“这本书有很浓重的主观因素。这本书不是历史的记录，而更像是作者的内心倾诉。”我们从《重读契诃夫》中也能发现作者的不少内心倾诉，难怪他的笔端能流淌出那么多动人的温情与抒情，与我们通常读到的学院派论作大异其趣，能让我们联想到读《金蔷薇》时获得的意趣。

1922年5月29日，女诗人茨维塔耶娃送给爱伦堡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您的友谊对于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于我比任何友谊都珍贵。”由此我推想，爱伦堡应该也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1942年10月20日，爱伦堡发表题为《俄罗斯的安泰》的战地札记。他说：“为什么德国法西斯的旗帜不能在斯大林格勒上空飘扬？因为那里有人在，而人在战斗：这是俄罗斯人。对于祖国的爱泛滥开来，像春汛的河流，可以淹没一切。已经没有个人的命运了。只有祖国的命运……”从中我们能感触到他火热的爱国热忱。

1956年的一个秋日，莫斯科首次举行毕加索画展，观众蜂拥而至，大有不等开馆便破门而入的架势。此刻爱伦堡站了出来，说：“同志们，这个展览我们已经等待了25年，那就让我们再等25分钟吧！”此言一出，场面复归平静。

我们能想象到他的机智与幽默。

而读过《重读契诃夫》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旁征博引的学养。文如其人，就在《重读契诃夫》中，在他的学识之外，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心态。

三

从上世纪 50 年代后，俄罗斯的文化界便更多地关注契诃夫的人格美了。《金蔷薇》里有一个章节就讲到契诃夫的善良，说契诃夫既是个善良的人，也是个善良的作家。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进而说：“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缺少这种契诃夫式的善良和完美的人道主义。”他认为契诃夫的作品是“善良”的，因为“他要求人们彼此怀有悲悯情怀”。

爱伦堡的《重读契诃夫》也是在努力探寻契诃夫作品的道德基石。在书的一开始，爱伦堡就谈论契诃夫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谦逊——“契诃夫是个谦逊的人，这不仅因为他在哲学理念上接近谦卑：他生性谦虚，他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个预言家，是个导师，他甚至没有大作家的自我感觉，他从来没有自己高人一等的意识。他的矜持与他的生性羞涩有关，而并非是想脱离大众、独善其身。”

而到了本书的第三章，爱伦堡就进而把契诃夫的谦虚

品性与他的创作联系了起来：“他的谦虚有口皆碑。这个谦虚的品性决定了他的创作的特质。”而在这句之前，爱伦堡写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金句：“如果契诃夫没有这样少有的善良本性，他就写不出他已经写出来的这些作品。”

而到了本书的第六章，爱伦堡又进一步指出：“文字描写的简洁对于他来说是与世界观有关的”，“谦虚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伦理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美学的概念”。

四

读爱伦堡的《重读契诃夫》，常能诱发我产生学术联想的快感。在本书第一章，为了质疑简单化的社会学批评，爱伦堡问道：“千百万人阅读《红与黑》，难道是为了知道 19 世纪 20 年代末的法国社会情状？”读到这里，我立即扇动联想的翅膀，给自己提问：“今天成千上万的人到剧场去看《樱桃园》，难道是为了知道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情状？”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于是我动笔写了篇题为《惜别樱桃园》的文章，发表在了 1995 年的一期《光明日报》副刊上。文章里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时代在快速地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跟着时

代前进的我们，不得不与一些旧的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纪之交，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迎接新的“别墅楼”的拔地而起，同时也每天都在目睹“樱桃园”的就地消失……我们无法逆“历史潮流”，保住一座座注定要消失的“樱桃园”。但我们可以把消失了的、消失着的、将要消失的“樱桃园”，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只要它确确实实值得我们记忆，大到巍峨的北京城墙，小到被曹禺写进《北京人》的发出“吱妞妞、吱妞妞”声响的曾为“北平独有的单轮水车”。

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契诃夫的《樱桃园》是当今世界演出最多的戏剧经典，原因就是这两个剧本是最能触及现代人的灵魂，因此也是最具有时代精神的戏剧经典。

五

读完全书，你会相信，爱伦堡尽管没有“契诃夫专家”的名分，但他对契诃夫及其作品的确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相信他写这本书的的确是为了表达他对契诃夫的爱。所以他可以直抒胸臆，与一些关于契诃夫的传统认知进行“争

鸣”，执着地为契诃夫“辩诬”。

爱伦堡熟悉法国文化，因此，当你读到他把契诃夫与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法国作家做“类比”的段落时，你会想，其他的契诃夫专家大概是写不出这么有趣又有启发性的文字来的。

六

爱伦堡在书的第一章提出了“契诃夫的生命之谜何在？”的问题，也就是要向读者解释契诃夫作品的生命力。他的解释是：“契诃夫非常准确地描绘了他生活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本身在我们看来，既不豪迈，也不动人，但契诃夫所展现的人物却让我们感到亲近。”还有：“对于过去时代的作家的爱，首先取决于他们对于读者心灵世界的亲切。”

《重读契诃夫》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伦堡通过对契诃夫的一些作品进行他的具有人文意蕴的解读，让我们当真感到契诃夫所展现的人物，的确能“让我们感到亲切”，契诃夫的确是一位能走进现代读者“心灵世界”的“经典作家”。所以结束全书的时候，爱伦堡可以用这样一段很抒情的文字来说明契诃夫的现代意义：

他没有说教什么，但他教育了千百万人——

在我们这里，也在远离……我们辽阔国土疆界的地方——在所有的有人在追求、在痛苦、在爱、在奋斗、在欢乐的地方。

童道明

2018年4月12日

目 录

我读《重读契诃夫》 / 001

一 / 001

二 / 019

三 / 039

四 / 063

五 / 082

六 / 094

七 / 111

八 / 119

九 / 124

附录 惜别樱桃园 / 138

站在亚斯纳亚·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墓旁，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豪与谦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立下不在他的墓前竖立墓碑的遗嘱。这是基于他崇尚的对于内心谦卑的信仰。然而，他选择的墓地是激情洋溢的：托尔斯泰和大自然。

契诃夫是个谦逊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哲学理念上接近谦卑：他生性谦虚，他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个预言家，是个导师，他甚至没有大作家的自我感觉，他从来没有自己高人一等的意识。他的矜持与他的生性羞涩有关，而并非是想脱离大众、独善其身。他曾经长久地、坚毅地与他认为的自己的缺点和恶习做斗争，但他无需与骄傲做斗争，因为他没有这个缺点。他躲避荣光。1889年（那年安东·巴甫洛维奇29岁）他来到彼得堡，意外地碰到了任何一个名人——来访的演艺明星、善辩的律师或是得了冠军的运动